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潛庵學案表

續廣

董槐

人 廣翁東萊門

父永 附師葉師雍

延平白水籍

朱鵬飛

三山萬氏再

余端臣

王文貴

汪元春

徐天錫

元城龜山諱

氏武夷紫微

徐天與

豫章橫浦三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涑水二程諱

陽了翁廬山

汪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和靖四傳

韓翼甫

子性

黃奇孫

李齊

王冕

夏泰亨

從子 忱 別見清江學案

陳壽

韓偕同

王禮翁

黃寬

張以甯

林文珙

鄭毓

楊琬

黃裳

任士林

黃叔英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

熊禾

董真卿 別見介軒學案

安實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輔萬

輔翁門人

張洽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別為鶴山學案

並潛庵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餘姚黃宗義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聳語漢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

庵學案

梓材案是卷原本修補尚詳盡第輔氏之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為校正

朱呂門人

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達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秦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為崇德人秦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於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聞學於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吸殘雲言其用志堅苦也偽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為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其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相自代與

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雜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於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即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為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義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於崇德退而考於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閒出他書者為輔潛庵傳

宗義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為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明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而展轉失實文靖於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蔡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費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尚不以為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耶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
目尚未錄其說宜求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
篤賢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之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
日就廣大乃見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飫摩足若只作言語解者則意便死於言下局促寒
淺善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
凜然

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
欲利而不顧義則害於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乖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為言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
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多少

含蓄

狂者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於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資質偏於剛毅墨氏資質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流於一偏

祖望謹案朱明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尚傳而餘皆未見語漢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其精意蓋出於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

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謬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

始補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諫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辯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爲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藝倫也哉

宗義棠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程石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蕭東尚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吸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朱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遠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

李汪三傳

文清董渠堂先生槐

父永附師葉師雍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入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為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實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為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後因劾了大全衰佞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即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弔之其後屢

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諡文清

參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孺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於輔潛庵學者稱為訥庵先生

余氏門人

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字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

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且學出於輔氏梓材葉先生學出於輔氏言為輔氏之學

耳非必親受業於潛庵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真知力踐求無媿

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晉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

梓材葉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忱性

劉敬堂先生

劉口號敬堂口口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

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為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為奇為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別為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於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間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為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為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尚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謚莊節先生

雲濠崇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李齊請於朝謚莊節然考之元史為先生請謚者月魯不化也則黃氏

誤元史文矣此傳作私謚亦誤

先生高祖膺曾始居越戴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

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為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廝役皆稱為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

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

雲漫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

予嘗於永樂大典中見其集

修

韓義行先生忼

別見清江學案

恂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尚德福之學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為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鰲峰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本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石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於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於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

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為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觀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於氣而則與性即太極之各具於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於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為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為者道理是所以為者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為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為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為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為物與理不相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其知其為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為而為者最證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

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即太極太極即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圖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即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為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云○者其本體也本體即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為一者又是大猶六合小不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為之也圖下二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既成則形感之生最為萬殊猶一男一女分為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為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縱更望垂教

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讀書不多於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

於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耶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何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耶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為虛作而大小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徹周程朱學者至於今猶夜行耳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為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耶非耶可有耶不可有耶漢儒性命之學徹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藏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倣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於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而遽目易為註我此所為倣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迷於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徧挾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